

【流光碎影】

随风逝去“闻韶台”

□卞允斗

“韶台远眺”为济阳八景之首，人们曾在县城的灯展和史书记载里知道。济阳人迷恋的闻韶台，虽被称为“千年圣迹”却已作别历史。现如今，闻韶台盛时的风貌早已荡然无存，人们对于那时的风景也只能通过模型来回味了。

济阳县曲堤镇西侧有一池清水，据说是古时候修建孔子“闻韶台”时留下的。现池塘尚在，闻韶台却早已不见了踪影。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登上“闻韶台”，几乎能俯瞰整个曲堤小镇。“文革”的暴风骤雨袭击了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闻韶台，所有建筑物被毁，土台子也被红卫兵用手推车推平了，只剩下一个高高的地基，还有一个早年挖土筑台留下的大湖，名曰“洞湾”。闻韶台的消失真是一大悲哀，让那些热爱历史的人伤泣，也是人类文明的遗憾。

闻韶台模型窥旧貌

“韶台远眺”为济阳八景之首，人们曾在县城的灯展和史书记载里知道。济阳人迷恋的闻韶台，虽被称为“千年圣迹”却已作别历史。幸好，生长在闻韶台边的花甲老人刘功富，根据记忆和史书的记载，花费了

十多年心血制作了闻韶台模型，由此可以窥探到闻韶台的旧貌。

观闻韶台模型，宏伟秀丽，飞檐叠翠，风景绝美。闻韶台模型显示：从东南角可拾阶而上，在入阶门口两旁一对大狮子分守左右。沿台阶向上便是魁星楼，魁星楼为三层结构，在三楼有“魁星点状元”的塑像，塑像蓝面红发，右腿蜷曲，左手执朱笔，面朝正北，作欲点状元的姿态。穿过古典儒雅的魁星楼，便可以到达台顶，整个闻韶台顶相当开阔。北面是庄严肃穆的大成殿，大成殿前有四柱，殿门朝南高挑叠翠飞檐，檐下悬一“万世师表”鎏金横匾，屏门两侧刻有“万世为官祖，百代帝王师”的楹联，门眉是“子在闻韶”。殿堂中央塑有孔子的彩色塑像，红面颊须，气度雍和。颜回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四哲的塑像分列孔子两旁，栩栩如生，温文尔雅。大成殿东面是状元阁，与东南角的魁星楼遥遥相对，构成一幅完整和谐的“魁星点状元”

的雕塑图。站在闻韶台顶的苍松古槐下，可俯瞰曲堤千家万户，南望济水碧流，西睹禅塔晚灯，更是别有一番古朴典雅的风味。

孔子在齐学韶乐

“闻韶台”是一座历史文化建筑，据史料记载，“公元前517年9月的一天，鲁国国君鲁昭公因为内乱弃国而逃。这场动乱直接危及到与鲁昭公私交甚密的孔子。不久，孔子愤然投奔到齐国，这一年，孔子35岁。孔子在齐国的日子里，曾来到曲堤这个地方讲学，结果听到了当时齐国的颂周之音——韶乐，便被深深地吸引住了。”孔子便在此学习韶乐，达到了痴迷程度。《论语》所载“子在齐，闻韶”，此“闻”字，乃学习之意思。韶乐非常高雅，春秋时在齐国流行。当时，孔子惊叹至极，发出了“韶，尽美矣，又尽善也”的慨叹。因而在《论语·述而》篇中记载“子在齐闻韶，三

月不知肉味，曰：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”这段文字，也就是说：孔子在齐国学习韶乐时，全神贯注，真是没有想到虞舜的韶乐如此美妙，为此三个月来废寝忘食，连吃的肉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了。后人便在孔子学习韶乐的地方建高台纪念，起名为“闻韶台”。

孔子闻韶台，其实就是一个用黄土堆起的高台。台高约40米，台基占地2800多平方米，台顶面积900多平方米。台上台下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各种殿堂楼阁，高台脚下，南北分别坐落有“闻韶书院”、“万世宗师坊”、“王母楼”和“黄姑寺”等建筑，台西面有巍巍禅塔与闻韶台遥遥相对，济阳人将闻韶台称为“千年圣迹”。

建成或在汉唐时期

相关资料佐证，闻韶台建筑史最早可追溯到汉唐时期。从宋、元、明、清一些官员及名士所撰写的关于修建闻韶台的文章引证得知，“汉唐以来，先师过化之地，俱必有建，因筑台间。曲堤镇镇之左有闻韶台一所，世传先师夫子在齐闻韶，兹即其地”。自汉唐时期，孔子所到之处便必有所建，以作留念和以后讲学用。而闻韶台正是因为孔子去过方建成，由此推测它极有可能建于汉唐时期。由于历代人们尊孔重教，所以历朝历代都有官员、名士和民众捐钱修葺闻韶台，使闻韶台在风雨飘摇中得以保存。

现如今，闻韶台盛时的风貌早已荡然无存，人们对于那时的风景也只能通过模型来回味了。近年，为了不让闻韶台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消失，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呼吁重建闻韶台。历史是不可复制的，济阳人民期盼重建闻韶台，但无论怎样重建，新的就是新的，只能看做复古的建筑物，或许千百年以后方能称为文物。



闻韶台模型（资料片）

【泉城忆旧】

仁智街北古巷陌

□孙葆元

现在位于历下区的青后小区掩盖了几条古街，其中就有仁智街。昔日的仁智街南接青龙后街，向北被一堵高台挡住折向东西，形成一个丁字形。古街的妙处就在这里。高台上不是楼阁亭榭，而建了一座公共厕所，台成梯形，厕所高耸，两端各有十几级台阶，人若如厕先要登台。在那个早厕需要淘粪工做的年代不知被臭骂了几千回，有这么建厕所的吗，粪挑子怎么往上挑？

高台前隔路是一道河流，原是济南城外的护城河，本地人管郭城叫圩子，这道水流与圩子内的护城河构成两道水环，确有青龙夺珠之势。如今这条河犹在，可惜沦为污水沟。当年架在这道水上的是一座石板桥，过桥拐向东有一座素净的

庙宇，青砖秀瓦，石砌的门精致，门上方镌一匾，上书白衣庵。毫无疑问，这是尼姑修行之所。进得山门，小院两进，前院供观音，两侧厢房班列罗汉尊者，塑像高一米余，工艺还算精美。院植古柏数株，愈发衬出佛家森严。后院是尼姑居处，香客游人止步。传说仁智街有小童在河边戏水，一日黄昏，见十余小人嬉笑着从庵内出来，跃入水中洗澡。孩童认得那些小人，就是白衣庵厢房供奉的罗汉尊者。大人说，童言无欺。遂信此庵的灵验。

说到此庵不得不说两个尼姑，她们一个法名续庆，一个法名续严，颇有来历。她们原来都是军阀张培荣的侍女。张培荣清末任兖州镇守史，后任北洋政府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，鲁

苏豫剿匪司令，宅邸在魏家庄。北伐战争开始后，为了逃避北伐军的打击，保全家产，他把他的宅邸改成寺庙，命名菩提寺，全家削发为尼，侍女亦在其中。1930年两个侍女迁至白衣庵，白衣庵主持续道遂以弟子称，赐名续庆、续严。

解放后破除迷信，尼姑们断了香火，无以为食，被安排做了泥瓦工人，整日和泥运砖搬瓦，为师傅做了帮工，济南人称小工，自食其力，仍削发如常，不失其念。文革来了，又临一劫，被造反派们斗得不亦说乎，她们干脆蓄起长发，有的择婿嫁人，算是了断一段佛缘。

若过石桥往西，行数步又接一座石板桥，两桥成钝角，河水逶迤而过。站在这座石桥上北望，两侧石墙高筑将河水夹

在中间，石墙是人家的房山，高出水面两丈余。经年风化，石缝中生出杂树，山墙上方开有窗，推窗临水，便有临风胸怀，烟火人家之趣，宛如江南。两堵高墙之间横亘一座更高的拱桥，拱桥如虹，也是白石所砌，与石墙浑然一体，构成一座石头堡。此处天成建筑小品，饱经历史风雨，更显沧桑的美丽。河水穿过拱桥，拐几个弯便不知去处。

过第二座石板桥，再经过一个石墙石板路的夹道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但见商铺林立，车马如织，已是繁华的东关大街。回过头去看来路，只留一个街口，寂寞的不为人瞩目。站在大街上再寻刚才那座虹桥，竟不知去处，只见街面平坦，贯通东西。往东行数步寻觅，那桥却在脚下。



【忆海拾珠】

消失的吆喝——“倒垃圾”

□刘伟

上世纪的六十年代，正是我从幼儿园到上小学该记事的年龄了。在济南的各种吆喝中，有一种声音现在已经消失了，那就是“倒垃圾”！

一辆卡车，每到一处，便提前从车上下来一人，手里摇晃着一个半块砖头大小的铜铃铛，到附近的大街小巷、户门前，一边摇铃一边喊“倒垃圾”！

大人小孩子们闻声便陆续从家里端着垃圾盆、垃圾桶走到车前，交给站在车上的环卫工人。工人们倒下垃圾，便把一个个空盆空桶传递下来。有时倒垃圾的人多，车上的人忙不过来，居民们索性便自己把垃圾盆扔到车上，车上的人倒掉后，再把盆扔下。

我们小孩子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往上去，有时车上垃圾堆成了小山，我们力气又小，丢不上去，那垃圾盆便从车上滚落下来，倾洒了一地，我们觉得很好玩。反正事后工人们都要把地上打扫一遍的。

现在想想，那场景一定挺热闹：人们都挤在马路边的车旁，递盆的送桶的，往上扔的，往下抛的，尘土飞扬，垃圾四散。但当时就是这样，持续了好多年，印象挺深的。

那时倒垃圾也得排队按秩序。在垃圾车还未到达前，人们就已经把盛垃圾的盆啊桶的按照先后来后，在马路人行道沿边排了一溜儿。是一天一次还是上下午各一次，忘记了。这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济南市民倒垃圾的情景。至于垃圾，多是些炉灰渣。那时烧炉子很节省的，如果煤烧不透，都要把煤外面燃尽的白灰刮掉，刮到当中露出黑色的煤，再挑拣出来以便下次再用。煤灰渣以外的垃圾呢？现在想想，还真想不出来有什么别的。最多是做饭时的菜梗烂叶，恐怕也很少。因那时很少做菜吃，多是咸菜稀饭，玉米窝头，水果更是很少吃。纸屑塑料一类也是很少。即便有，也要收集起来，买给收购废品的赚几个钱，哪还舍得当垃圾倒掉呢？

每一个牙膏皮（那时牙膏皮都是铝制的），每一双破塑料鞋，每一块废铜烂铁甚至碎玻璃，我们都当宝贝收藏着，攒多了便卖给沿街串巷来收废品的。卖个几分几角钱，便当作我们的私房钱了。要知道，当时一分钱可以买一根冰棍、三个糖豆、若干张“洋画”（印刷在一张半版报纸大小硬纸版上的彩画，可分剪成几十张一分纸币大小的画片）。但是那样的机会也很少啊。至于现在常见的废品报纸、杂志、酒瓶、塑料瓶、易拉罐、泡沫板之类，那时几乎是没有人家奢侈地要当做废品卖掉的。那时候家庭很少有订报纸的，即使订了刊物报纸，也都收藏保存了，哪会卖掉呢？要说易拉罐、塑料瓶，那时还没有用过。连玻璃瓶子也很少见有当废品卖掉的。为什么？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油盐酱醋酒都是买零散装的，家里一个瓶子用好几年是常有的事，哪儿会舍得当废品卖掉呢？

投稿邮箱：QLWBXUJING@HOTMAIL.COM